兩山墨談

刻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既以墨談續虞兩山之百歲左右圖書投情山水號之末述己手之緒餘膠

泊於淡能也李公
瑯得追隨先生出其
示詩稿一函出示俟李子
受而卒讀而讀之究
生曰夫自古括源盍

未言絃誦或亂離向
畿之學易故管精寡證
歸廬諸言室執了肄彭
沿帶藝通鄉孝何繪
何繪則浮藝通則固

肆辨則誕玄室則肆賓
證則發明古之謂彌文彌文
以資觀焉先生墨跡後言
書大則括經據史訂疑
考誤小則別子類物象

情盡文章而匪浮褻
而雅圓辨而疑訛詮而
疑時證而疑紹情求
而詳說者也是故家之
足以備史資之足以法識

存之是之以譜、類錄而梓
中、言先生曰予何能於
惟學者與志、廣我學庸
李子延以語曰訓林子林
子曰是則美矣、吾以傳矣、

郡之文獻其永有徵
而先生之集甚弘一時精
學李子固發奮全集
者為借將來不如今日
全獲特為之先題簽

於是屬以林子為次第
正編而付梓人
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知德清縣事四會
李檗拜書

兩山墨談卷之一

吳興陳霆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觧孟子之文同昔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盖以史記之言爲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

防繼世爭立之禍將以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紀中作仲丁者誤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盖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
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拔立之
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
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
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
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
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祇見厥祖謂雖徧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祭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予謂主祭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祠祭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祗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諡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諡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為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

序於告廟之後揔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
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揭之群聽也故
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
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
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者曰未葬然昔
葢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
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
殯而欲密邇湯於揭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
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乎

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
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
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徂當在元祀之末或二
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既就葬而
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
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
序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
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
然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

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壬遂爲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爲可議抱衾與裯鄭氏以裯爲牀帳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
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
君命之意與殷其靁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爲無
見但小星爲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爲說久矣然
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
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
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佀而於意亦未
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曰抱
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盖宫中嬪妾當夕例番

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宮司寢之設唐
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
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裯自爲臥
具裯本襌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
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
宮壼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
作詩以咏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
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名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
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姦者誕辭也夏亾而鼎
入於商商亾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璽然者於是爭欲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爲禮經所載鍾鼎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机上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淪沒之理豈泗非周之境内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迹亦非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爲子糾非所當立爭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有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衞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是非未易臆決

（蓋以杜預以子糾爲桓公之弟漢書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弟又國語云云昭言昭與淮南王書已言子糾兄也故昭特還言殺兄然則疑未見據耳）

昔人謂戰艦曰木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

曰陳國來朝未盡淸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

與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爲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

今即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沈狀舞

徒而列之酷吏辛亶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

王頍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賾登宦途以死徐

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

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

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與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隕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太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爲大事先儒所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

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闞爭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闞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得誠誅以敗闞氏此說謬也

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言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西伯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贅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暴拯民爲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勉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子意廐焉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廐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猶諛雖然此實相如之苦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為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引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答懽後世而已當其時謂

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苦心之餘也而碧溪乃斷其諂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云於誅亡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爲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特以挾父恨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于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以來行者已嘗乘馬何言始於秦末也

晉書苻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

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者神有力焉嘗觀為善陰隲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符堅之弟融出為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二至灞上為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帝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宮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爾湛也晉史傳鍾氏于
列女然因其言而禁其心正可笑今呂東萊
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爲之攙聰特揍
之爾

詩言載獫歇驕諸家皆以獫爲田犬名長喙曰
獫歇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
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休其驕逸字謂犬寧西
曰獫馬跑逸曰驕語言已畢而載犬於車上息
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

蘇秦傳蘇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者謂己爲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己也爭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見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霆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飡而去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黄山里人清

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也

王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象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盖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按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從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從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幾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盖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何后之被牽於帝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害其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愬原屏譖而殺之而趙之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

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逋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

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纖縞之類蓋諸侯貢以充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輙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援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亾高誘註豫乃句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句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句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

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翳又不可以爲據矣反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曾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盍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磨礫犬羊今縣掛諸宮門以爲禳祓始嘗詢其處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秋三月紀有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為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為箏又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瞽叟拌五絃之琴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儺樂乃拌瞽

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
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盖亦屢矣固審音者
宜畧知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
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
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
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
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
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争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然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

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為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
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盖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
求之于古可對宋國亾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
珠魋抵罪出亾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
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
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
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項之宋主復欲熟用使何尚之往
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
慙而止盖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
凶劭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旣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
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
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受子武庚于
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
之後然則爲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

其敗滅然後以徹于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麑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爲太

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智伯欲襲衛亾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盂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居郵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爲群臣祝曰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
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
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
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
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
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爲賢而擧侶群臣欲

其繼矣史氏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預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勤身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躋覆敗而不足悔是出車入輦乃招蹷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情欲篇曰鐏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盖謂鐏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閒萬物之類交亂人心胃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陽諭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臼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朔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牴牾且足以證括等之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見於春秋左傳可證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措擬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命浚方謀收內外兵

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旣而事敗勢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趣武穆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譏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盡竊列子化人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
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
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腓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畫
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于千秋庭因有月宮
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下帝前請帝合眼二
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
人所見歷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

皇之城也俄焉一天神擁而下倏爾驚寤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倣明皇之事而繼焉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佀化人而所述繁鄙其詞之不逮遠矣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反土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予觀其爲傳乃敘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亾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子寄紿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録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紿祿非迫於絳侯之刼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紿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覬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

亾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詵久以孚賂結納朔方豪傑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内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詵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咨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貫未出使之前說國嘗預招誘之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二

兩山墨談卷之三

吳興陳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氏之計已定名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予按齊湣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

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今以袒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盖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用喻樗留後門之策延張浚于福州俾爲閩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盧陵羅大經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置主上于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樗

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趣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為退師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設機之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挾技之術特世遠莫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黨魏博田氏欲襲奪之嵩以為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翌日嵩馳使還之且曰夜來有
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
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盖以敵人
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
此問所以褫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
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
取信于公羊乘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
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
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異人也已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

大夫之意本謂令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傷亡也然伐邾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

我諸大夫自嘗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曾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怨答諸大夫之詞顛錯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吳爲邾伐魯孟孫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則伐邾爲孟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亾弗
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
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
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
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既殞
于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
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頹師

古書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于江都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困應不見閒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亾之地而迷樓實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于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

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執誼若令之爲文者必曰令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惧乃入白令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檀弓石駘子卒一章凡四用沐浴佩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退之所用殊朴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愼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蘋俗覽曰窮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鮮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債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債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逸長賢之言曰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如豬然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不通聞嘗從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某有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

宣帝說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交攻楚怒發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巳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敘上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令君巳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下文云令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寇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寇之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寇之上也故下云寇之上不可以加一寇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賞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句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

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
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
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
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于畢祈天祐也
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
禴于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
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為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

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爲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

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敘傳偉乎為達識類氏因有事發則與田生相累之辭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
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
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
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慶麟謂圍棋之玄上當
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
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
日玄惧遂爲敵手推此則可决圍棋之爲幼度
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
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

此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國語爲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用爲田器令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至十三年鄭人伐滑中云昔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爲散逸今按二言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爲客相延食鱉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鱉今按相延者欵道之意謂賓主相欵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註以闖爲闢謂闢門也今按闖者馬不出門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文靈公虐趙宣子恒驟諫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嘆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之鎭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爲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麑爲晨造趙

所矣既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為趙庭之槐也鄭語桓公為司徒簡於史伯中云虞幕能聽恊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為舜所自出史趙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為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稹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稹諸孫
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
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
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
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亟誠扞衛社稷者
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頎肯少屈其志哉
咄咄眞可歎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
篇句絕不同盍好事者亂眞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乎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天為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戀官職觀其詩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為遠惡而一聞商

女琵琶之音遼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三